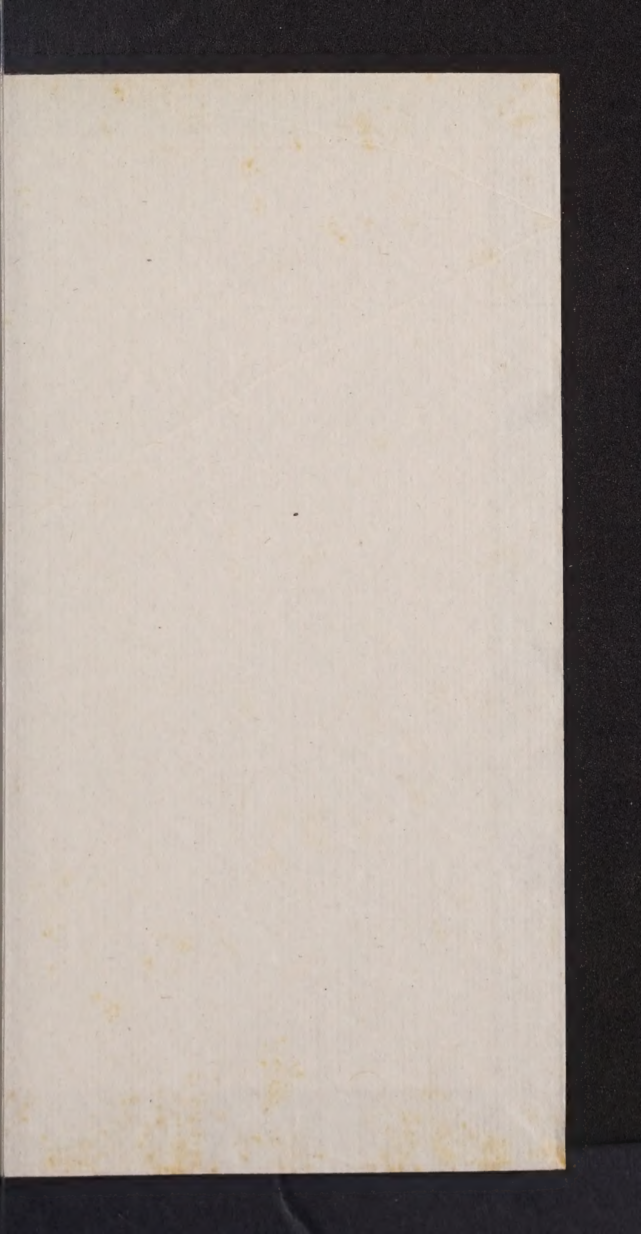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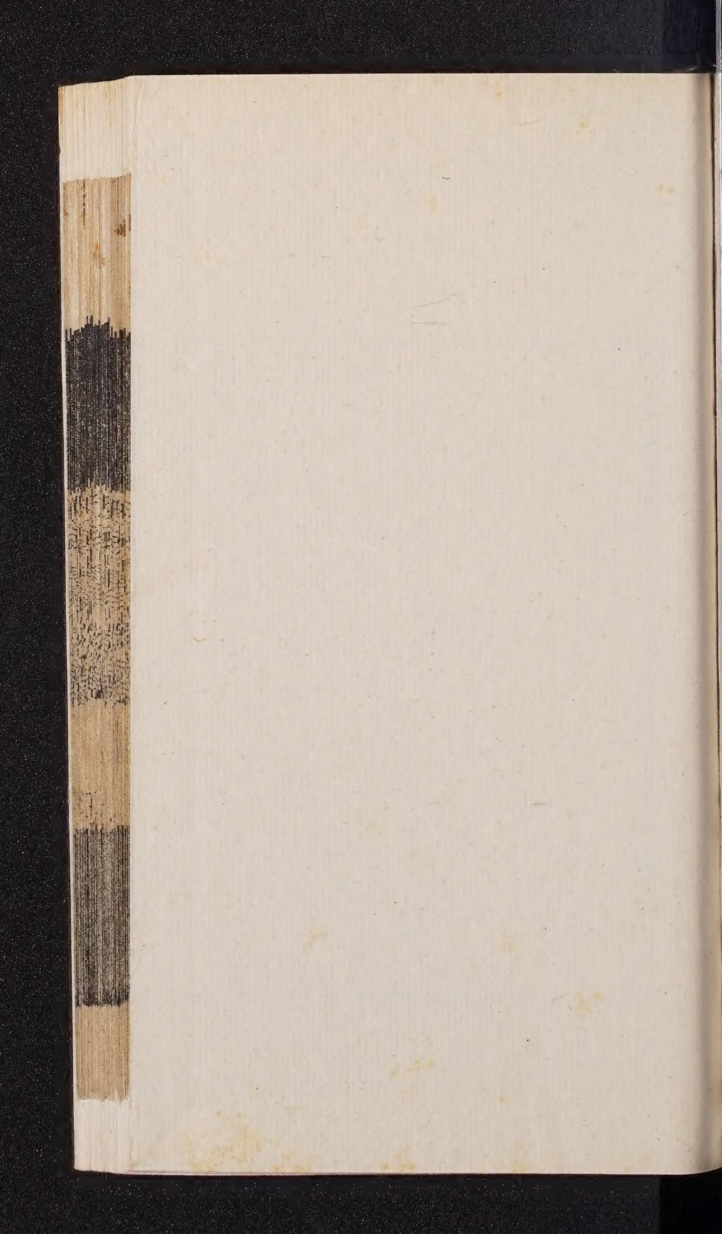






西域聞見錄卷五

西陲紀事本末上

準噶爾叛亡紀略

準噶爾額魯特部落也不耕五穀以遊牧爲業以肉爲食以牛馬乳爲酒有姓氏族系同姓亦不爲婚而男女無別甚於回子其王曰汗次曰台吉曰宰桑人凶頑慓獷以刦奪爲能不作賊者不齒於人數一人

能剃數人者謂之好男子習尚然也然亦絶不剃其種人之所有最重喇嘛惟其言是遵遙望見之輒免冠叩首喇嘛手摩其頂即不勝忭舞之至生女擇美麗者進之喇嘛少婦遇有疾病輒求與喇嘛歇宿經年累月而父母與本夫忻慰焉即或病危令本夫領出但歎其婦薄福而已女子在家生育謂之有福求聘者接踵否則無人

問名也無正朔但以萬年歷按算分至啓閉亦不甚訛謬人死則棄之移其氈帳而去或置其尸於山野中俾野獸殘食謂為亡者免罪早得入化其歌音悽慘夜静聲謳令人落淚誠夷則之音也地踞伊犁烏魯木齊雅爾著勒土斯瑪納斯巴彥代之間地廣草肥水甘易蕃牲畜人習於勞苦好戰喜殺慣用鳥鎗木矛回子各城及左

右哈薩克皆其阿拉巴圖阿拉巴圖者猶華言奴僕也控弦之衆百餘萬駝馬牛羊徧滿山谷以故恃其强盛侵凌鄂羅斯溫都斯坦克食米爾後藏鄂罕各國四出剽掠康熙雍正之間時爲中國邊患用兵數年雖多殲戮亦未能勦滅其汗策旺阿拉布坦死其弟噶爾旦策楞坐牀坐牀者即位也噶爾旦策楞生三子一女長子曰喇

嘛達拉扎次曰阿扎次曰莫克什女曰烏蘭巴雅爾阿扎之母貴喇嘛達拉扎婢所出也噶爾旦策楞死國人立阿扎坐牀阿扎殺莫克什喇嘛達拉扎自危乃弒阿扎而自立烏蘭巴雅爾同其夫叛喇嘛達拉扎擒而殺之當是時也達瓦齊與阿睦爾薩納另居雅爾地方各有阿拉巴圖數千戶達瓦齊族貴而無甚伎倆阿睦爾薩納

出身微賤而狡黠凶狠逈異諸酋亦皆不平喇嘛達拉扎之所爲與之相抗不奉教令喇嘛達拉扎大怒命衆討之達瓦齊阿睦爾薩納兵敗同竄入哈薩克地方寄迹延喘喇嘛達拉扎與其喇嘛台吉等密議以二人不除終爲後患遂遣其心腹人等領精兵六萬人晝夜西追搜檢哈薩克各愛曼務在窮其蹤迹期於必獲達瓦齊討

無所出日夜涕零而阿睦爾薩納聞風卽
揀其精銳一千五百人裹乾肉爲糧於山
僻無人之境夜行晝伏潛入伊犂襲殺喇
嘛達拉扎於氈帳之中方迎達瓦齊坐牀
以阿睦爾薩納出身微賤故也初噶爾旦
策楞之父利前後兩藏之富欲令拉藏王
叛中國而歸已約爲婚姻以其女贅拉藏
王之子爲壻誘至伊犂而後索兩藏之地

拉藏王問諸達賴喇嘛曰不可噶爾丹策
棱之父大怒遂由回地之沙雅爾潛襲前
藏沙雅爾阿奇木伯克噶爾虎爾爲之嚮
導郭壁大近星宿海沮洳難行人馬多死
怒而歸遂將其壻拉藏王之子殺害時其
女有孕共議生女必留之生男則殺之及
生則女也長適於人遂生阿睦爾薩納阿
睦爾薩納生徧身皆血或謂此仇讐之再

來也達瓦齊既立不能統馭其屬歲多叛
亂每有亂必於雅爾取阿睦爾薩納來為
之調停阿睦爾薩納數誚讓之達瓦齊不
甘因而成隙其後達瓦齊漸得人心則以
阿睦爾薩納狡譎起兵勦之阿睦爾薩納
自料力不能抗遂率其部落於乾隆十九
年款關投誠
上受降封為親王　命兩廣總督尚書班

第爲定遠將軍兩江總督尚書鄂容安爲參贊大臣部署滿漢索倫察哈爾官兵出嘉峪關以阿睦爾薩納爲副將軍嚮導由巴里坤烏魯木齊直擣伊犁軍威赫盛旗幟被野準噶爾各愛曼之喇嘛宰桑率其人戶望塵請降角崩恐後達瓦齊見人心離散自知力不能支險計烏什回城之阿奇木伯克霍吉斯爲已所立必不辜恩因

率其子羅卜藏並親丁百餘騎由穆肅爾達坂逃至回疆去烏什四十里屯劄而霍吉斯已使人具牛酒以迎達瓦齊之黨以爲不可測也而達瓦齊終以已遇霍吉斯厚立其兄弟四人皆爲阿奇木伯克稍有人心寧不圖報遂殺牛酌酒與衆其醉霍吉斯盡縛之入城迎接　大兵而獻之霍吉斯身受王封於是準噶爾之地悉平

椿園氏曰開國承家盛衰存亡之數夫惟人心之故耳仁慈强暴旨趨不同莫不以得人爲本夫以準噶爾之强其人殷富而勇悍其地廣大而險阻上下輯睦勢總力一恃其强大四出爲患及其敗也　天兵西下勢如拉朽以百萬之衆萬里之地不一二年間誅戮幾無孑遺豈獨　天厭其種類哉亦篡逆相循

人心弛散不能合一之故也夫周以忠厚立國及其衰也雖七雄竝起而猶戴天王漢以廉讓成風迨其季也雖庸愚負販而均思漢臘有風俗然後有人心所以固結之者深且遠也有明之一敗塗地無怪其然以便嬖巧令爲長材以奴顏婢膝爲圓活風俗卑汚廉恥道喪人心大不可問是說也不啻爲愚卽笑

爲迂尚何責於準夷之蠢類哉

阿睦爾薩納叛亡紀略

阿睦爾薩納性狡詐反覆不常彼之導引
大兵夷滅伊犁意欲借 天朝之力立
伊爲準噶爾之汗始大遂其志蓄心且不
可測而
皇上廟算別有深謨阿睦爾薩納自料不
能如願遂生逆謀煽惑額魯特愛曼人衆

使之叛亂時　大兵俱已凱旋惟將軍參贊駐劄丕爾沁地方辦理善後事宜滿漢官兵僅五百餘人事起倉卒遂被其害將軍參贊死之阿睦爾薩納既叛　大兵雷赴雲集分道進勦阿睦爾薩納力窮與其親丁七人共八騎奔入鄂羅斯地方　大兵追至鄂羅斯其察罕汗使人獻其尸焉

嗣後額魯特叛亂不常

上震怒命三將軍各領兵數萬分道並進誅其男婦子女逾百萬人其零星逃竄於山谷中者曰麻哈沁官兵四出搜索殺之盡絕所存者皆恭順之餘耳於是準噶爾之地盡入版圖設官兵屯田防守留定邊副將軍駐伊犂鎮撫之

椿園氏曰阿睦爾薩納天資陰狡譎詐反覆之人而具有狠毒之才彼其款關

歸命時方救死不暇及導引　大兵平定伊犁亦有微勳可錄顧其患難少舒即包藏禍心復爲叛逆豈非狼子破獍之尤哉我

皇上聖神文武小醜何能逞其陰謀正大光明魑魅何所施其伎倆卒之隻身死於道塗遺禍延於種類夫亦其所自取矣

西域聞見錄卷五

西域聞見錄卷六

西陲紀事本末下

布拉敦霍集占叛亡紀略

和卓木墨特回子之世家也回地各城皆準噶爾之阿拉巴圖歲納賦稅準噶爾以和卓木墨特族貴衆所尊服使總理回地各城自其祖父以來住居葉爾羌爲準噶爾辦理回務和卓木墨特多權術善收人

心大城諸回皆其心腹漸欲背準噶爾而自立一國準噶爾汗覺其有異心䟫至伊犁置地牢中數年始釋仍於伊犁禁錮之和卓木𭔃特在伊犁生二子長曰布拉敦次曰霍集占卽回子所稱之大小和卓木也和卓木𭔃特死二子仍在伊犁乾隆二十年 大兵平定伊犁將軍班第始將二子放回葉爾羌二人旣歸其父之心腹黨

羽及耆舊親故咸雲集嚮應椎牛宴會共
相慶慰衆議大計布拉敦欲集各城聽候
大皇帝諭旨而霍集占不可以爾我弟兄
被準噶爾禁錮歷有年所今始得歸故土
若聽　天朝諭旨必有一人召至北京以
爲質與禁錮何異莫如守我險阻要害之
地與之抗拒中國兵不能來卽來亦皆疲
憊糧運不繼可一鼓而殲也且今準噶爾

已滅偪處無强鄰此天賜機會不可失也衆以爲然於是其伯克阿渾人等傳示各城愛曼整頓鞍馬器械均聽大小和卓木指麾各城數十萬回戶皆從之起事初布拉敦弟兄之歸自伊犂也素與有隙之回子庫車阿奇木伯克鄂對及其子鄂斯滿拜城阿奇木伯克噶達墨特及其子阿布都爾滿阿克蘇回子色提巴爾第及其弟

阿克伯克等聞之大懼知其必加殘害棄家而逃往伊犁迎　大兵投誠布拉敦弟兄旣叛各城響應霍集占光狡猾諸事皆聽其處置以庫車爲西入回疆之要路乃以其心腹回子阿布都克里木爲阿奇木伯克守庫車更益以精兵一千當是時也將軍兆惠方有事於伊犁微有風聞未得確信因遣領隊大臣伊敏圖領滿兵一百

及鄂對噶達墨特等百人額魯特兵二千
由莫勒土斯山徑前赴庫車以責徵糧草
爲名體察情形至庫車之伯幾爾山見有
殺死之回子三人皆係鄂對親屬鄂對大
哭即回告領隊大臣謂殺死回子三人係
鄂對親眷今既被殺則庫車之從霍集占
叛亂明確我等只有滿兵百人額魯特兵
新附人心不一焉能與敵不如馳告將軍

謀而後進乃爲萬年伊敏圖不從至庫車
阿布都克里木遣人邀請入城鄂對噶達
墨特力諫不聽二人復還伊犁額魯特兵
二千人均知其詐不肯入城伊敏圖乃領
滿兵百人入之須臾咸爲所殺事聞
上命將軍雅爾哈善統領滿漢官兵萬餘
竝帶鄂對等由土魯番進兵攻取庫車月
餘不下布拉敦弟兄聞警即選精兵萬人

最遠最準之贊巴拉鳥鎗八千桿由阿克蘇之戈壁捷徑而來與我兵遇於城南大戰一日賊大敗入城戮其精銳六千遂據城力守不復出戰其城依山岡用柳條土沙密築而成礮攻不入時綠營官兵有獻開掘地道計者將軍納之於城北一里外山岡下掘入已有羅城矣而將軍急於收功嚴令晝夜力掘回子瞥見地下燈光機

遂泄露反使回人於城內用木版閘斷歸路用水灌之千把十員兵六百皆死其中相持既久鄂對密白將軍目今攻城日久城內必不能支霍集占必棄城逃歸葉爾羌去去有路徑兩條一由城西之消于愛曼此地水淺人馬可渡渡河則得向阿克蘇之捷徑矣一由河色爾戈壁走阿克蘇大路必從北山口要路而過若於消于愛

曼及北山口各伏兵一千則布拉敦弟兄
必成擒矣將軍不聽唯併力攻城一日日
暮一索倫兵聞城中駝鳴似負重遠行之
聲疑霍集占欲遁潛告將軍將軍笑而置
之飲酒弈棋疏於防守是夜布拉敦弟兄
率葉爾羌回衆開西門由北山口而遁我
兵竟未之知霍集占奔至阿克蘇阿克蘇
不納至烏什亦然乃狼狽歸葉爾羌次日

庫車回子阿拉雜爾等開城迎降將軍入城收回兵一千盡坑之酋鄂對之子鄂斯滿攝庫車阿奇木伯克事務先是霍集占入庫車城怨鄂對之不附已也凡其親屬之未及逃者悉被夷戮其妻熱依木亦被獲霍集占欲納之熱依木不從因縛其二女一子擲城下撲殺之囚熱依木於高樓日加窘辱熱依木越城潛遁匿於阿克蘇

地方庫車既降鄂斯滿手刃其仇三十餘人焉事聞
上震怒以雅爾哈善縱寇殺降收而誅之
重　命將軍兆惠副將軍富德自伊犂領兵進剿軍行甚速已抵阿克蘇步兵未到馬兵之健壯者二千餘人皆滿洲索倫勁旅將軍領之先進酉副將軍備齊兵馬繼進將軍追至葉爾羌霍集占人衆數萬拒

敵我兵入少馬乏不能取勝遂被圍於南
山之下副將軍領兵後至去葉爾羌四站
亦被圍兩軍阻隔三十餘日適戶部尚書
果毅公阿里衮奉　命從軍帶兵三百人
遂遇解送軍營之馬七百匹均驅之同行
至被圍之所使解馬官兵驅馬於塵沙厚
積之處往來馳驟煙埃大起乃領兵直衝
賊壘聲言　大兵三十萬即刻到齊矣回

衆望塵大亂副將軍遂潰圍而出綠營官
兵陸續漸集兵勢大振乃直趨葉爾羌南
山將軍望見塵起遙聞鎗礮之聲知 大
兵已至卽合被圍之兵短刀步戰兩勢既
合內外夾攻霍集占敗入葉爾羌不出
大兵復回阿克蘇屯劄時台卡已斷
上聞我兵被圍特發滿漢索倫察哈爾等
勁旅迅速進勦 諭旨嚴切官兵皆星馳

而至會於阿克蘇將軍霍色提巴爾第守阿克蘇同副將軍富德尚書舒赫德阿里袞領兵進勦至喀什噶爾其地回子以城降霍噶達墨特守之霍集占聞知 大兵勢盛喀什噶爾已降因攜其親黨數千棄葉爾羌逃往和闐葉爾羌回衆以城降將軍霍鄂對守之復進至和闐霍集占猶背城一戰其最猛很之回酋阿布都克里木

爲一索倫一箭殪之霍集占喪魄大敗而走和闐回衆以城降當是時也布拉敦弟兄勢窮力盡回疆無側足之地棄和闐而走巴達克山欲由巴達克山入溫都斯坦可以免禍而巴達克山之汗蘇爾坦沙恐取罪　天朝阻之大戰布拉敦霍集占皆爲所殺以其首獻餘黨悉被擒獲將軍凱旋至葉爾羌設防官兵定擬伯克均賦稅

奏聞
上嘉悅晉爵一等公世襲副將軍一等侯
世襲餘皆封蔭有差封鄂對爲貝勒授葉
爾羌阿奇木伯克噶達盟特爲一等輔國
公授阿克蘇阿奇木伯克鄂斯滿爲二等
台吉授庫車阿奇木伯克其餘回酋封賞
𢇁項有差巴達克山之汗及其頭目封賞
尤隆當霍集古之叛也布魯特之比阿其

木率其十九愛曼人等拒霍集占大戰至是授職散秩大臣賜之土地於是回部各城皆隸職方矣

椿園氏曰霍集占以桀驁狂悖之資其不甘居人下也審矣然殘忍好殺故一敗而不可收拾霍集占之死至今已二十餘年矣惰蘭回子到今思之往往流涕蓋自其祖父已來小惠之及於回人

者既深且久使其承先人之緒延攬回衆之心其跳梁更當何如顧歸自伊犁之後大衆既集遂肆其殘暴抉人目刖人足剖人腹奪人妻女屠戮城村以致羣回失望漸致乖離然猶能驅其黨羽與天兵抗拒二年之久始行撲滅曩時執事之臣不無縱敵遺殃之罪豈獨庫車之役任其竄逸而延害哉又聞霍

集占至巴達克山蘇爾坦沙已使其大
頭目齎羊酒遠迎而霍集占以其不親
來怒殺其使故觸怒蘇爾坦沙弟兄一
時授首若然則其桀驁狂悖爲何如哉
葢亦天奪其魄矣

烏什叛亂紀略

烏什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哈密回人也
隨從之人皆哈密回子俱係伊薩克之阿

拉巴圖服役奔走任其意之所爲不敢與較而回疆各城則不然其伯克皆係流官所屬回戸等諸部民迥與哈密之主僕名分不同阿布都拉習見哈密回子爲伊薩克驅策之處視同一例加以性情暴戾鞭撻淩虐日以爲常且勒索多方貪婪無厭其隨從之人尤爲恣橫烏什回子已不堪終日乃辦事大臣蘇成糊塗淫酗而其子

尤惡劣無知回子婦女有姿色者不問何
人皆喚入署內父子宣淫且令家人兵丁
裸逐以爲樂經旬累月始放出衙烏什回
子久欲寢其皮而食其肉矣時有小差役
不過沿城遞送物件耳奉差回子未知送
至何所向阿奇木伯克請示阿布都拉怒
其唐突重責數十鞭回子無奈向印房章
京請示又以爲越瀆重責三十木棍以致

羣回疑慮兼以夙恨遂謀作亂然亦僅三百餘人耳且事機顯露爲一回子所知奔告阿布都拉阿布都拉方飲酒以爲謠言惑衆叱逐之其夜三更時回衆亂作先將阿布都拉闔家殺死隨入署殺蘇成父子及家奴兵丁亦多遇害內地官兵及貿易人等殺之盡絕時最近之阿克蘇辦事大臣邊他哈聞變倉皇卽領回兵數百趨赴

烏什烏什開城出迎邊他哈即令放礮城門復閉是時城中作亂之人不過四百餘皆閉戸家居不敢干預其事至此則羣起背叛共推阿喇布圖拉爲僞阿奇木伯克開城拒戰邊他哈大敗而走庫車大臣鄂寶領回兵往勦亦大敗而歸參贊大臣那世通聞變自喀什噶爾馳至伊犂將軍明瑞參贊大臣永貴領滿漢官兵一萬由穆

肅爾達坂來諸軍會於烏什圍其城事聞
邊他哈以失悞軍機正法那世通以他事
誅　諭旨嚴切諸軍攻城不遺餘力賊攖
城死守相持久之初烏什之亂也葉爾羌
阿奇木伯克貝勒鄂對之妻熱依木隨其
子鄂斯滿住庫車聞風即親見庫車大臣
以回子性情最好效尤旁人作事烏什既
叛葉爾羌人戶尤衆且伯克阿渾中多不

知理之人難保無事夫鄂對性懦無斷恐爲衆所惑請歸葉爾羌同鄂對料理大臣從之熱依木五日馳三千餘里而至葉爾羌至則人情洶洶鄂對束手無策日夜焦愁伯克阿渾等紛紛來告烏什之事熱依木含糊應之約於明日飲酒議事衆至熱依木忽大怒曰汝等皆無賴子受

大皇帝深恩得有今日其享太平之樂無

有累卵之憂今烏什叛逆立見夷滅而汝
等乃欲從之直不忠不義求死惟恐不速
者也況吾力尚能誅殺汝等今日莫想復
出此門矣衆皆出於不意大驚各門均有
守焉者倉卒不知所爲乃羣起跪請曰吾
等實無反心惟求阿噶插保全之勢依木
曰爾言不反誰則信之今爲汝等計須將
各家所藏器械一一交出則顯無反心之

實矣衆曰諾於是熱依木張筵大會復將
利害之處詳明開導溫言慰藉許以不死
衆皆感泣復使歌舞之回婦回女將伯克
阿渾等勸之大醉而陰遣腹心回子將各
家器械查出呈送辦事大臣處收貯又將
各家馬匹令人驅至百里外深山之中牧
放衆情既定鄂對曰率伯克齊集大臣署
中一更始散地遂寧帖阿克蘇回子亦有

觀望思動意其阿奇木伯克色提巴爾第

方人　觀回至肅州聞風七日夜馳六千餘里入阿克蘇城回子乃不敢動庫車阿奇木伯克鄂斯滿從辦事大臣鄂寶引兵赴烏什城中不逞之徒亦思作亂賴有伊什罕伯克阿拉雅爾稽查嚴密日帶衆伯克聚集大臣署前二更始散遂得無事蓋回性多疑易蠱惑當無事時使其頭目阿

渾等連日聚會必生異議衆即附和而起
否亦無他伎倆也烏什之城南依山北臨
大河自河至城半里許皆林木森布隔河
望城不見礮攻不入自四月至七月未能
成功一夜城中回子忽將林木盡行砍伐
城池豁然而出　大兵直進圍之樵汲路
絕内自亂阿喇布圖拉自殺　大兵遂拔
其城

上以其人反覆盡誅之乃移參贊大臣駐其地徙各城回戶以實之

椿園氏曰曲突徙薪不知其用焦頭爛額揖諸上賓自古慨之矣夫膺耳目之寄專城萬里之外上切　君父之宸衷下屬地方之仰望責任亦綦重哉正宜勞心焦思竭力經營顧惟簠簋不飭爲所欲爲以狂妄爲瀟灑以遊戲爲才情

視國家之事為具文惟細人之環玩而
卒蹈覆餗之羞身死名裂何足責焉然
以一人起釁致累萬衆無遺非細故矣
夫漢之任尚亦一時俊快之才徒以疾
惡太嚴猶足致亂使西域諸國終漢之
世而不復與中國通況么麿豎子市儈
貪鄙之類哉慨然前車之鑑為之嘆息

土爾扈特投誠紀略 一

土爾扈特之汗曰烏巴錫其高祖鄂岳奇為準噶爾所逼率其部落投入鄂羅斯人戶微牲畜少鄂羅斯汗子之額濟爾地方恣其遊牧其地中隔大河水流浩瀚闊數十里兩岸地廣草肥乃分布散處於其間安居樂業自鄂岳奇傳至烏巴錫已七世矣歷一百七十餘年休養生息駝馬牛羊不可勝計人戶隨烏巴錫居於額滿爾河

之南岸者四十六萬餘戸北岸所居鄂托
克台吉管下八戸數亦相當乾隆二十年
間　大兵掃蕩伊犂其零星逃竄之都爾
伯特懷特霍碩特及舍楞所領之額魯特
人等均入鄂羅斯察罕汗悉安插於烏巴
錫部下是爲新土爾扈特鄂羅斯北鄰控
噶爾原係上國後察罕汗缺其貢獻與之
搆兵屢經大敗前後徵兵於土爾扈特死

者亦七八萬至是復徵兵於土爾扈特土爾扈特各愛曼人人危懼烏巴錫計無所出其新屬之額魯特都爾伯特懷特霍碩特四種人原在伊犁之雅爾及哈喇沙拉等處遊牧其山川路徑皆所熟悉因以地之草肥水甘土田廣闊可以占據立業唆使烏巴錫攜衆潛逃烏巴錫爲其所惑遂與台吉喇嘛等密議定策約定北岸所居

人戶於河冰凍結後渡河一同逃赴伊犁
於是額魯特舍楞流言於衆曰察罕汗今
又徵兵令十六歲以上者盡數赴敵是借
征伐控噶爾爲名欲殲滅我土爾扈特之
意也計將安出衆人聞之家號戶啼人情
洶洶烏巴錫見人心搖動遂集大小宰桑
諭以逃走伊犁之利衆皆懽喜悉各整頓
兵馬東載牲畜爲遠行之計時乾隆三十

五年天氣温和十月中旬河氷不凍烏巴錫不能待河北人戸遂殺鄂羅斯匠役千人及貿易人等攜所部之土爾扈特霍碩特懷特都爾伯特額魯特人衆四十六萬餘戸於十月二十三日起程沿途刼掠殘破鄂羅斯城池四處其察罕汗聞警使其濟納拉喇領兵數萬追襲濟納拉喇彼國之將軍也而烏巴錫人衆已逾坑格勒圖喇而南坑格勒圖

喇鄂羅斯之卡倫已入中國地界濟納拉喇乃引兵還烏巴錫既入中國乃由巴爾噶什淖爾而進其間經過之戈壁五日雖有水泉寸草不生牲畜倒斃無算行至青可斯察漢郎哈薩克王阿布賚及阿布爾北斯阿布爾班必管轄之境哈薩克人等既慮擾其游牧又利土爾扈特之牲畜人口遂羣起刼奪日日相持互有殺傷亦不能阻其

前進轉擄得哈薩克人口爲之嚮導至克齊克玉子地方其人强橫近布魯特習於戰鬬其二品頂翎侍衛職銜之哈薩克台吉額勒里納拉里人明白爲衆哈薩克所服聞知土爾扈特在青可斯察汗打仗消息遂將附近人戶牲畜徙之遠處親領精鋭萬人出迎於克齊克玉子之要路屯劄一面移會哈薩克王布阿賴迎頭截殺而

令鄂托克五處台吉於中途四出邀集使其首尾不能相顧而哈薩克王布阿賴已將土爾扈特棄鄂羅斯而來伊犁並青可斯察漢打仗情形日行八百里稟知伊犁將軍聽候指示矣土爾扈特大衆俱集額勒里納拉里見其勢衆料難阻攔而烏巴錫亦畏其精銳不敢輕進相持半月有餘將軍諭到令哈薩克人等加意保護地方

不許土爾扈特在游牧之處穿走如有不馴即行殺戮頟勒里納拉里見諭即遣人告知烏巴錫烏巴錫與其台吉喇嘛計議欲由哈拉他爾行走以其地之牲畜多水草盛搶刼而至伊犁再看光景而頟勒里納拉里堅執不從又相持四五日適哈拉他爾人衆聞風亦各聚集多而且銳一俟土爾扈特入境即行打仗及伊犁將軍傳

諭原委烏巴錫等均已知覺計出無奈遂與額勒里納拉里講和向沙喇伯可而進而額勒里納拉里所領克齊克玉子及哈拉他爾之人出其不意從中截斷肆行劫掠土爾扈特死者無算行至沙喇伯可南界與布魯特地界相連布魯特閙之人各喜躍相慶以為天賜聚集十餘萬騎星飛雲擁烏巴錫避入沙喇伯可北界之戈壁

而千餘里之戈壁滴水寸草皆無時際三
月天氣溫暖人皆取馬牛之血而飲瘟疫
大作病疾相傳死者三十萬人牲畜十存
三四經十餘日狼狽逃出而布魯特久候
於戈壁之外或前或後或聚或散日夜追
殺搶奪被刼之男婦子女牲畜什物數倍
於哈薩克直至他木哈地方與內地卡倫
相近布魯特始斂兵退烏巴錫至他木哈

猶有男婦大小人口二十七八萬將軍遣侍衛普濟保察哈爾領隊大臣納旺散秩大臣額魯特碩通滿洲協領全鑑巴虎佐領呼圖克前往問其來意烏巴錫與其台吉喇嘛計議六七日始定以投誠大皇帝爲詞乃引烏巴錫謁見將軍因獻玉器自鳴時刻表定宣窯甆器自來火烏鎗拉古爾木椀金錢等物並獻伊祖所受

明永樂八年漢篆勅封玉印一顆於是將
軍盡將其衆措置於伊犁事　聞奉　旨
差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等帶領土爾扈
特汗烏巴錫及其台吉頭目赴熱河引
見於是烏巴錫等十三人馳赴熱河行在
瞻仰　天顏
上悅封烏巴錫爲土爾扈特部落卓里克
圖汗策伯克多爾濟爲布彥圖親王舍楞

爲新入土爾扈特之額魯特等部落畢里克圖郡王班巴爾爲畢錫勒爾圖郡王功格爲霍碩特部落圖薩圖貝勒莫們圖爲濟爾噶爾貝勒旺淡沙喇叩肎克布騰葉勒木丕爾額魯根烏巴洗俱爲貝子拜濟呼爲輔國公閙海博爾哈什哈爲一等台吉以上均爲扎薩克扎薩克者各食俸薪不相統屬其餘大頭目三十八均受封一

二三等台吉均歸伊犁將軍管轄令各歸
部落俱賞給土地令其遊牧乾隆三十八
年烏巴錫莫們圖皆移於著勒土斯四十
年烏巴錫病故其子策璘納木扎爾承襲
其汗時年八歲

椿園氏曰大而國與天下細而身家與
小人謀事未有不僨者小人近而習善
承意旨因而施其伎倆以便其私圖久

則愚而弄之如玩木偶然昏昧之夫猶謂能察善惡詡詡然以智謀自矜卒蹈滅亡而不知悟千古以來如一丘之貉可慨也夫土爾扈特之在當日羸身無所鄂羅斯與之額濟爾肥沃之地得以休養生息譬如烏鳶卵而翼之矣安享幾二百年傳至烏巴錫擁衆百萬牲畜滿野鄂羅斯遇有危難即匍匐救之亦

義不容辭顧聽舍楞之邪說而包藏禍
心欲占中國之疆界棄久安之業逞不
測之謀涉沙磧不毛之地履虎狼殘暴
之鄉以致種類幾無孑遺豈獨其謀之
不臧抑亦天厭之矣彼舍楞以狡佷之
資爲阿睦爾薩納之心腹不必懷思故
土且不知其所畜何心烏巴錫年少易
惑遂爲所愚借其力以成己之私嗚呼

有國家者可與小人謀事乎哉

西域聞見錄卷六



